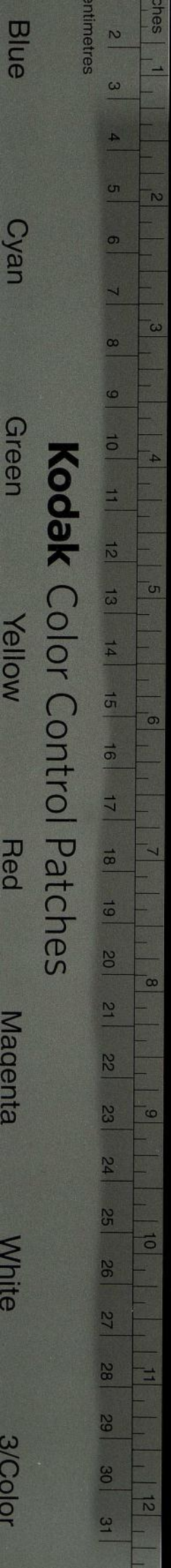


22.62.13  
6010.073  
:3

麻  
綺  
藏

昌  
平  
外  
志  
利



圖琴外志

利附補

綺

兒

藏

新

稿

錄

昌平外志拾遺記

目錄

山川記拾遺

大事表拾遺

職官表拾遺

選舉表拾遺

祠廟記拾遺

伽藍記拾遺

冢墓記拾遺



4226936

學校志拾遺

營衛志拾遺

列士傳拾遺

列女傳拾遺

藝文錄拾遺

附錄稟稿二

朱泚傳

王體乾傳

昌平新志拾遺卷六

麻兆慶拾

新志遺漏外志拾之。唐人史傳兩書並錄。倣經書彙纂。彭史合注例也。舊唐書劉去華傳。新志已載。無須再重。蔡廷玉傳。新唐有。而舊唐無。新志雖載。非史原文。劉全諒傳。家於昌平之句。新唐刪減。新志所載。亦非舊原。故仍錄舊唐。而不及新唐。朱泚弟滔。滔孫克融。劉怵孫總。新志以其弑逆。周能外戚。體乾宦官。均刪不錄。然古之良史。善惡備書。示勸懲也。賊子亂臣。

春秋何以具載鄭衛風淫聖人何以不刪去華賢而  
泚滔逆榮辱何關於我避諱尤無所用況堂堂史傳  
豈能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乎顏師古曰志者記也  
積記其事也朱子曰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茲作拾遺  
錄及泚滔先後次序悉依唐書不知我州人當以為  
何如作拾遺記

山川記拾遺

觀石山地形志軍都有觀石山即明史駐蹕山一名  
千峰山俗呼石山頭在貫市村西北北麓刻  
神山拱祐神嶺千峰萬厯癸卯仲春錦衣戚昌國  
左車營遊擊永平李逢時又刻石鼓傳聲

鄰人王美成門人劉金貴習  
蒙古業遊沙漠兼通西番  
經字丙申子冬向來館因出  
前以詢譯之曰此華言佛字  
番語翁媽尼巴達迷叫  
譯作頭字誤

丙申十月十二日

餘齋記

聖祖御筆慶禧親王殊漆之東麓金章宗石龍牀在

焉石壁有蓮花圈中鐫高字西番僧譯作頭字傍  
有孤石東向處刻駐蹕山三字山之半章宗樓雲  
牖臺在焉只瓦礫遺址矣

孤山見水經注  
今龍王山

郁山見同上  
今無攷

狼山新唐書地理  
志今無攷

大事表拾遺

遼統和四年六月乙巳以伊勒希巴珠勒呼部送輜  
重行宮暑行日五十里人馬疲乏遣使讓之丁未度  
居庸關本紀

昌平外志 卷六  
金大定二十二年八月以趙王永忠等冒占官田昌平等縣官罰贖有差食貨志

至甯元年元兵至鎮州高琪遁畢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本傳

元至元二十九年秋八月浚通州至大都漕河灌昌平諸水本紀

明洪武元年秋七月丙寅元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北走明史紀事本末

三年春正月命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

以追元主同上

永樂七年五月己卯營山陵於昌平封其山曰天壽八年九月己巳幸天壽山

十一年二月丙寅葬仁孝皇后於長陵

二十二年秋七月帝崩榆木川十二月庚申葬長陵

洪熙元年夏四月戊午如天壽山謁長陵己未還宮夏五月辛巳帝崩九月壬寅葬獻陵

宣德元年二月丙戌謁長陵獻陵丁亥還宮十年春正月乙亥帝崩六月辛酉葬景陵

正統十年春二月壬申如天壽山三月丙子還宮

十一年春三月癸酉如天壽山庚辰還宮

十二年春三月癸亥如天壽山庚午還宮

十四年春三月戊子如天壽山癸巳還宮

景泰元年春正月辛巳城昌平

七年二月甲子營壽陵

八年二月乙未廢帝為郕王癸丑王薨毀所營壽陵

今景泰以親王禮葬西山

天順四年詔襄獻王瞻墻詣昌平謁三陵本傳

八年春正月庚午帝崩五月庚申葬裕陵

成化二十三年秋八月己丑帝崩十二月壬午葬茂

陵

弘治十八年夏五月辛卯帝崩十月庚午葬泰陵

正德九年春二月帝微行至黃花鎮易知錄

十六年春三月丙寅帝崩九月庚午葬康陵

嘉靖十五年夏四月癸巳詔建山陵癸卯詣七陵祭

告癸丑還宮秋七月庚午如天壽山丁丑還宮冬十

月戊申如天壽山壬子還宮

十六年二月癸酉如天壽山三月甲申還宮丙午幸大峪山視壽陵夏四月癸丑還宮

十七年春二月戊辰如天壽山壬申還宮夏四月庚戌如天壽山甲寅還宮九月乙未如天壽山丁酉還宮十二月壬子如大峪山相視山陵甲寅還宮

十八年夏四月甲子幸大峪山丙寅還宮九月辛酉如天壽山冬十月丙寅還宮

二十九年冬十一月以易州昌平州通州爲三輔置經略大臣易知錄

三十七年三月丁丑昌平州地震五行志

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帝崩

隆慶元年三月壬申葬永陵

二年二月丁未如天壽山謁長陵永陵庚戌還宮免所過田租有差

六年五月庚戌帝崩九月甲午葬昭陵

萬曆八年三月辛亥奉兩宮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免所過田租甲寅還宮

十一年春閏二月乙丑如天壽山謁九陵免所過田



昌平外志 卷九  
租庚午如西山謁景皇帝陵辛未還宮九月甲申如天壽山謁陵己丑還宮

十二年九月丙戌奉兩宮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己丑作壽宮辛卯還宮

十三年閏九月癸卯如天壽山謁壽宮戊申還宮

十六年九月庚申如天壽山謁壽宮甲子次石景山觀渾河乙丑還宮

十八年閏三月己巳昌平州地震五行志

四十八年秋七月丙申帝崩冬十月丙午葬定陵

泰昌元年即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後稱泰昌元九月乙亥帝崩

天啟元年九月壬寅葬慶陵

七年秋八月乙卯帝崩

崇禎元年三月己巳葬德陵

職官表拾遺

遼知昌平縣事馬仲規

主簿李孝義冢幢記

元御史納琳左遷昌平令楊多爾濟傳

雙塔稅課都監穆和

新店步站提領王義雲峰石幢

昌平站提領趙郁

商稅務提領白思恭

大使暗都刺

副使吳得祿

坊市提領郝甫用劉玉張諒

宋王務務原副使崔堅

白浮提領張得信

邵家莊莊原副使樊進

興壽典史孟文秉

曹房典史鄭惟良以上梁公祠元大德四年碑陰

泰定二年昌平驛官宮祺昌平山水記

明巡關御史董相王肇坤本傳

國朝北路同知司獄案新志遺漏俟稟查再補

選舉表拾遺

遼鄉貢進士李克忠坊市人清水院咸雍四年碑劉詔壽昌五年義冢

幢記

祠廟記拾遺

劉諫議原祠在新店 案元史泰定二年夏五月丙

子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縣祀唐劉蕡時縣治徙新

店者十三年矣書院之置當在治新店之昌平縣

劉司戶祠紀略舊通志謂建祠州西南五里誤以

舊縣西南作州西南也元昌平驛本在新店驛官

宮祺奏請立祠至正間縣徙回舊縣故祠又建舊

縣 今改名文昌宮明弘治間譚本彝移建今州學宮

雅克特穆爾生祠在紅橋南 案元史至順二年四

月庚戌詔建雅克特穆爾生祠于紅橋南樹碑 馬祖

常撰以紀其勲紅橋南里許即軍都故城北城址有

小廟土人呼曰無梁大殿疑即生祠故蹟

伽藍記拾遺

石佛寺在車兒營元魏太和二十三年建

三教寺在白水窪有元至元十八年石幢

冢墓記拾遺

唐幽州隨節度押衙敬延廷墓 見補寰宇訪碑錄

宋儼墓 詳昌平故城攷

明伯哈智墓在何家營

昌平外志 卷六  
學校志拾遺

學額十五名廩生三十名增生三十名 學政全書

順治十六年題准昌平衛歸併昌平州嗣後童生應試俱取州官印結廩生保結不必另立衛冊 學政全書

衛學舊制有廩有增有附係故明督治李日宣□陵衛名色添設其赴考生徒皆出冒濫至

國朝順治 年 月經禮部議覆奉

旨裁革 舊學校志

雍正十年議准順天所屬童生除大宛兩縣外其餘

二十三州縣童生州縣考後俱由霸昌道錄取送院但該道駐劄昌平各州縣隔遠有多至數百里者而該道事繁不能按期考試童生赴試遙遠守候需時查四路同知分轄各州縣道里適均嗣後二十三州縣童生於州縣考後令四路同知各按本轄之州縣就近分考錄取送院該同知於駐劄地方酌設考棚關防慎密按期考試 學政全書

乾隆四十八年議准尚書兼管府尹胡季堂等奏稱四路同知所轄二十二州縣童生考試請一體責令

府丞考試同上

營衛志拾遺

明鎮守居庸昌平等處地方總兵官右軍都督府署

都督僉事麻承恩大同右衛人萬曆十九年任見東門外

關壯繆公廟東嶽廟州城清真寺碑舊述聞志

遼昌平縣丁一萬四千兵衛志

金昌平縣盜賊事歷中都東北都巡檢百官志

昌平營國初原設副將一員中左右前後五營隸

宣化鎮順治八年改設參將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員

康熙二十九年改隸古北鎮轄湯泉營黃花路居庸

路鎮邊路懷柔城鞏華城六營康熙五十四年裁千

總把總雍正二年復設

湯泉營守備康熙五十四年設

黃花路原設參將一員順治六年改設都司千總把

總各一員康熙三十六年改設守備把總增把總一

員分防慕田峪黃花鎮乾隆三十七年裁守備道光

元年裁黃花路把總汛地歸黃花鎮把總管理

居庸路原設參將一員順治八年改設都司千總一

員道光元年裁千總

鎮邊路原設參將一員順治八年改設都司千總把總各一員乾隆二十七年裁都司把總留千總一員另設經制外委一員三十九年改額外外委嘉慶十六年裁千總額外以白羊城把總移駐以鞏華城額外外委駐守白羊城

**案**白羊城原設守備裁改把總年月俟攷疑與橫嶺長谷二城同時

橫嶺城長谷城原設守備各一員順治六年裁設操

守康熙元年改設把總後改外委嘉慶十六年裁

鞏華城原設守備康熙三十六年改設都司同治中

復改守備

以上見舊通志王萱齡昌平志稿

史傳拾遺

朱滔賊泚之弟也平州刺史朱希彩爲幽州節度以滔同姓甚愛之常令將心腹親兵及泚爲節度使遂使滔將勁兵三千赴京師請率先諸軍備塞自祿山反後山東范陽外雖示順實皆倔強不庭泚首效臣節代宗喜甚命滔勒兵東入長安通化門西出開遠

門出師勞還未有兵環王城者今而許之蓋示優異  
召滔對于三殿代宗臨軒勞問既而曰卿材孰與泚  
多滔曰各有長短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  
年二十八獲謁龍顏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泚不及  
臣代宗愈喜大厯九年泚朝覲因乞留西征吐蕃以  
滔試殿中監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兼御史大夫  
及田承嗣反與李寶臣李正己等解磁州圍建中二  
年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張  
孝忠征之大破惟岳于東鹿滔命偏師守東鹿進圍

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  
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績帛爲狻猊象使猛  
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爲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  
焚營而遁以功加檢校司徒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  
以德棣二州隸焉朝廷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  
使王武俊爲恆冀二州團練使滔怒失深州武俊怒  
失寶臣故地滔構武俊同已反馬燧圍田悅于魏州  
悅告急滔與武俊遂連兵救悅敗李懷光于愜山三  
年十一月滔僭稱大冀王偽屬百官與李納田悅王

武俊並稱王。南結李希烈。興元初。田悅王武俊以朱泚據京師。滔兵強盛。首尾相應。田悅常謂武俊曰。朱滔心險。不可隄防。遂相率歸順。泚既僭號。立滔爲皇太弟。仍令以重賂招誘迴紇。南攻魏貝。卽西入關。興元元年正月。滔驅率燕薊之衆。及迴紇。襍虜號五萬。次南河。攻圍貝州。三月。田緒殺田悅。魏州亂。滔令大將馬寔分兵偪魏州。營于王莽河。德宗在山南。慮二凶兵合。遣使授王武俊平章事。令與李抱真協力擊滔。四月。恆潞兩軍次涇城北。行營相距十里。抱真自

率二百騎徑入武俊軍。面申盟約。結爲兄弟。五月四日。進軍距貝州三十里。而軍翌日。滔令大將馬寔。慮南史引迴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精騎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虔修犄角待之。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迴紇契丹部落。兩軍旣合。鼓譟震地。迴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迴紇引退。因而薄之。迴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迴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兩邊追斬俘馘數萬計。遇夜夾滔壘而軍。是夜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委棄戈甲。



山積滔至瀛州殺騎將蔡雄揚布以其前鋒先敗又殺陰陽人尹少伯以其言舉兵必勝故也六月李晟收京師朱泚姚令言死滔還幽州爲武俊所攻僅不能軍上章待罪九月詔曰朱滔累獻款疏深效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歎宜委武俊抱眞開示大信深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迹克彰朕當掩襲錄勲與之昭雪貞元元年尋卒于位時年四十贈司徒舊唐書列傳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爲天子西乘塞爲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款帝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

德張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恆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悅窮聞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怱為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悔滔不從連兵救悅又懼張孝忠之襲使怱壁險而軍滔激其

衆曰士蹀血鬪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君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貨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曰幽人死於南者骸撐不揜痛藏心髓柰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卹其它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子聞以悅未下重起兩寇卽封滔通義郡王實戶三百滔愈悖分兵與武俊屯趙州脅日知矯詔發其糧貯卽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命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邪滔懼走匿傳舍裨將

昌平外記 卷六 五  
蔡雄好諭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續冀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為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為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眾懼乃率兵南壁崑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逵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篋山之勝王大夫力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

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鄆請如七國並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名豈長為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滔等從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為壇魏西祀天各僭為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邪先是其地土忽高三丈魏人韋稔佞

悅以爲益土之兆。後二年，滔等冊壘，正值其所。滔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用親信爲留守。滔等居室，皆曰殿。妻曰妃，子爲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牋，所下曰令。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人、視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六官省、視尙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曰執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驅使要籍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略，軍使曰鷹揚、龍驤，以劉怱爲范

陽府留守，柳長器、李子干爲左右內史，滔兄瓊、瑰、陸慶爲東西曹、僕射，陽霽、馬寔、寇瞻、楊榮國爲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爲執憲大夫，中丞其餘以次補署。聘處士張遂、王道爲司諫，燧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人救清苑，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邊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

百晟不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爲應。滔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趨讓滔。怒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兄背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謂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滋不懌。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悅

武俊遣使至河間。賀泚卽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餞之。厚贈遺。泚遣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郢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彊。調斂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麻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悅許焉。旣而遣使修壻禮於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

王與武俊悅納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鑰啟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酋達干曰若能同渡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貲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啗以金帛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宅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卽

歸閉城守滔疑之次永濟武俊陰遣客反閒滔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小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闔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略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滔滔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乏頓明日輒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達干等畏武俊堅壁難圖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卽怯何以長驅天下邪術士

尹少伯亦言必勝。既戰，爲二軍所乘，大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執，委仗如邱。滔奔入德州，恨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洗釁錄勳，與更始。初，滔以劉怦忠力，使留守，及敗，疑圖己，彷徨不敢入。怦聞其至，蒐兵繕鎧，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邑邑被病。政事一委怦。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徒。新唐書藩鎮盧龍列傳

舊書作年四十攻舊唐書本紀朱滔

來朝在大麻八年，時年二十八。至貞元元年，是四  
十，非四十二。

劉怦，幽州昌平人也。父貢常爲廣邊大斗軍使，怦卽朱滔姑之子，積軍功爲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以辨理。稱稍遷涿州刺史，居數年，朱滔將兵討田承嗣，奏署怦領留府事，以寬緩得衆心。時李寶臣爲田承嗣間說，與之通謀，承嗣又以滄州與寶臣，乃以兵劫朱滔於瓦橋關，滔脫身走，乘勝欲襲取幽州。怦設方略，鎮撫寶臣，不敢進，以功加御史中丞。寶臣死，子惟岳

拒朝命。德宗令滔與張孝忠同力討之。及惟岳平。滔怨朝廷違約。不與深州。含怒不已。會王武俊亦怨。割地深趙。相謀叛。欲救田悅。怍時知幽州。留後事。遣人齎書謂滔曰。司徒位崇太尉。尊居宰相。恩寵冠藩臣之右。榮遇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怍忝密親。世荷恩遇。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也。滔雖不

用其言。亦嘉其盡言。卒無疑貳。凡出征伐。必以怍總留後事。及僭稱大冀王。僞署怍爲右僕射。范陽留守。及泚據京師。召滔南犯。至貝州。挫敗而還。兵甲盡喪。怍聞滔將至。悉蒐范陽兵甲。夾道排列二十餘里。以迎滔。歸於府第。人皆嘉怍忠義。貞元二年。滔卒。三軍推怍權撫軍府事。怍爲衆所服。卒有其地。朝廷因授怍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略盧龍軍使。居位三月。以貞元元年九月卒。年五十九。廢



朝三日贈兵部尚書賜布帛有差子濟繼為幽州節

度使新志自此以下全刪濟忤之長子初母難產既產侍者初

見濟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

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眾異之累歷本管

州縣牧宰及忤為節度使以濟兼御史大夫充行軍

司馬忤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為帥朝廷姑

務便安因而從之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貞元五年

遷左僕射充幽州節度使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軍

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貞元

中朝廷優容藩鎮方甚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

奉法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德宗亦以恩禮接之

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再遷檢校司徒

元和初加兼侍中及詔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獨率

先前軍擊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獻逆將

於闕優詔褒之又為詩四韻上獻以表忠憤之志明

年春將大軍次瀛州累攻樂壽博陸安平等縣前後

大獻俘獲賞功頗厚仍與子孫六品官者凡四人未

幾有疾會赦承宗錄功拜兼中書令濟在鎮二十餘

年雖輸忠款，竟不入覲。又謀殺其弟濉，濉歸國爲信臣。及濟疾，次子總與濟親吏唐弘寔通謀，酖殺濟。數日乃發喪。時年五十四，詔贈太師，廢朝三日。賻禮有加，諡曰莊武。弟源貞，元十六年八月爲檢校工部尙書，兼左武衛將軍，初爲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濟奏之，貶漢州參軍，復不受詔。濟帥師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自潰。濟禽源至幽州，上言請令入覲，故授官以徵之。濉，濟之異母弟也，喜讀書，工武藝，輕財愛士，得人死力。事朱滔，常陳逆順之理，後怍爲盧龍軍

節度使，病將卒，濉在父側，卽以父命名兄濟。自莫州至，竟得授節度使。濟常感濉奉己，濉爲瀛州刺史，亦許以濉代己任。其後濟乃以其子爲副大使。濉旣怒濟，遂請以所部西捍隴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直趨京師。在道無一人犯令者。德宗寵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潤縣爲理所。及順宗傳位，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詣濉，言異端數百言，皆廢立之事。濉立命繫之，令則又云：「某之黨多矣，約以德宗山陵時伺便而動。」濉械令則送京師，杖死之。後錄功

賜其額曰保義其軍蕃戎畏之不敢爲寇常有復河  
湟之志議者壯之元和二年十二月卒總濟之第二  
子也性陰賊險譎元和五年濟奉詔討王承宗使長  
子緄假爲副使領留務時總爲瀛州刺史濟署爲行  
營都兵馬使屯軍饒陽師久無功總潛伺其隙與判  
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及帳內小將爲謀使詐自京  
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  
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節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  
呼曰旌節過代州舉軍驚恐濟驚惶憤怒不知所爲

因殺主兵大將數十人及與緄素厚者乃追緄以張  
玘兄皋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宴不食渴索飲總因  
寘毒而進之濟死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  
總遂領軍務朝廷不知其事因授以斧鉞累遷至檢  
校司空及王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賊武強縣遂駐  
軍持兩端以利朝廷供饋賞賜是時吳元濟尙存王  
承宗方跋扈易定孤危憲宗暫務姑息加總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及元濟就禽李宗道梟首王承宗憂死  
田弘正入鎮州總旣無黨援懷懼每謀自安之計初

總弒逆後每見父兄爲祟甚慘懼乃於官署後置數百僧厚給衣食令晝夜乞恩謝罪每公退則憩于道場若入他室則怙惕不敢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請落髮爲僧冀以脫禍乃以判官張皋爲留後總以落髮上表歸朝穆宗授天平軍節度使旣聞落髮乃賜紫號大覺師總行至易州界暴卒輟朝五日贈太尉擇日備禮冊命賻絹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先是元和初王承宗阻兵總父濟備陳征伐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旋屬被病不克成功總旣繼父

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疏求入觀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爲一道請弘靖理之瀛州莫州爲一道請盧士玫理之平薊媯檀爲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羨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爲久大經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莫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弘靖統之時總所薦將校又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

如朱克融輩僅至假衣旬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觖望其後果爲叛亂總旣以土地歸國授其弟約及男等一十一人領郡符加命服者五人升朝班佐宿衛者六人

舊唐書列傳

**案**新舊唐書朱滔傳滔死在貞元元年此傳貞元二年滔卒誤新志照錄失攷又累攻樂壽博陸攷地理志有博野束鹿無博陸疑脫二字又貶漠州參軍漠當作莫又請弘靖理之弘靖上脫張字

劉怵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宜侍輒去職李懷仙爲節度使檄召不應朱滔時積功至雄武軍使廣墾田節用度以辦治稱稍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怵設方略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擢御史中丞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怵忠於所奉及滔死軍中盡推怵乃總軍事俄詔爲節度副大使彭城郡公居鎮纔三月死年五十九贈兵部尙書諡曰恭子濟

濟字濟游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怛病詔濟假  
州事及怛卒嗣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  
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  
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  
我伐之趙且大備我柰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  
疾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繫之使  
視趙果不設備數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  
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

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  
故不足虞也趙既不備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  
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  
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曰計安出曰今天子  
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潞人賣恩於趙  
販忠於上是君貯忠誼心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  
於趙惡聲徒嘈嘈於天下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  
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  
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

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謀殺濟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留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濟憤且怒不知所爲誅主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極追緄以玘兄皋代留事濟自朝至中廨不食渴索醅漿總使吏唐弘寔實毒濟飲而死年五十四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贈太師諡曰莊武

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既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姦故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私饋賚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而總憩祠場則暫安或居卧內輒驚不能寐晚年益慘悻請剔髮衣浮屠服欲祓除之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

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彊或首于都市或身爲逐客皆君自見今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營爲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爲一府盧士玫治之平薊媯檀爲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薦諸朝會穆宗冲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故全付

總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偕來時總已自髡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羣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軍高年惇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遂與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人以節付張皋夜聞道去遲明軍中乃知詔贈太尉子礎及弟約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擢州



刺史忠護總喪至亦卒忠絳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

子云

新唐書藩鎮  
盧龍列傳

**案**傳內劉總行及定州卒舊唐書作行至易州界

暴卒

劉雍盧龍節度使怵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怵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雍侍湯液未嘗離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故德澤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謹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

子爲副大使雍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哭之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詣雍營妄言廢立以動雍命繫之辭曰吾之黨甚衆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不濟雍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藩戎畏懼不敢入寇常慨然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旣還卒于道年四十九贈尙書右僕射

諡曰景

新唐書  
列傳

劉全諒懷州武陟人也父客奴由征行家於幽州之昌平少有武藝從平盧軍開元中有室韋首領段普恪恃驍勇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膽氣令抗普恪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獻自白身授左驍衛將軍充遊奕使自是數有戰功性忠謹爲軍人所信天寶末安祿山反詔以安西節度封常清爲范陽節度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以太原尹王承業爲河東節度祿山旣僭位於東都遣腹心韓

朝陽等招誘知誨知誨遂受逆命誘殺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智祿山遂署知誨爲平盧節度使客奴與平盧諸將同議取知誨殺之仍遣與安東將王玄志遙相應援馳以奏聞十五載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墨水四府經略及平盧軍使仍賜名正臣又以王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保定軍及營田使正臣仍領兵平盧來襲范陽未至爲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正臣奔歸爲王玄志所醜而卒逆

賊署徐歸道平盧節度王玄志與平盧將侯希逸等  
又襲殺歸道大厯九年追贈正臣工部尚書全諒本  
名逸準以父勲授別駕長史建中初劉玄佐爲宋毫  
節度使召署爲牙將以勇果騎射聞玄佐以宗姪厚  
遇之累署都知兵馬使試太僕卿兼御史中丞玄佐  
卒子士宣代爲節度使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  
陽言出巡至宋州遽以逸準代良佐爲刺史及董晉  
卒兵亂殺陸長源監軍俱文珍與大將密召逸準赴  
汴州令知留後朝廷因授以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

史兼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全諒貞元十五  
年二月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右僕射

舊唐書  
列傳

**案**傳內渤海墨水四府攷地理志有黑水州都督  
府墨乃黑之誤四府當是二府

朱克融賊泚之從孫也祖滔父洞克融少爲幽州軍  
校事節度使劉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  
異志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  
穎不知兵且無遠略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長慶  
初幽州軍亂囚其帥張弘靖時洞廢疾於家軍中素

伏其謀略。至是衆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統軍務焉。朝廷尋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授以符節。寶曆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克融怒所賜疏弱。執中使以聞。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諭。仍改賜衣物流。其使楊文端等。先是克融執中使奏稱竊聞陛下欲幸東都。請將兵馬并丁匠五千人。修理宮闕。迎候車駕。又上言無衣。擬於朝廷請三十萬端匹。以備一歲所費。不然則三軍不安。天子怒其悖慢。取宰臣裴度謀優容之。語見別卷。克融官至檢校司空。吳興郡王。

其年五月。本州軍亂。殺之子延齡。亦遇害。次子延嗣竊立。尋爲大將李義載所殺。舊唐書列傳

朱克融。沿孫也。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盧後有變。籍其軍材。勇與黠暴不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歆豔。無甘亂心。克融在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旣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色敗服。飢寒無所資。旬內怨忿。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因弘靖時。克融父洄。號有智譎。以疾廢。卧家。衆

往請爲帥。洄辭老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爲節度使。馳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千級。轉寇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弘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誅趙。赦燕。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及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爲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明年陷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檄譙諭克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尙書表。

獻馬萬匹。羊十萬。請直賞軍。敬宗初。遷檢校司空。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疏惡。囚詔使楊文端。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雜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以好言答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詔贈司徒。次子延嗣立。領留後。爲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并族其家。

新唐書藩鎮盧龍列傳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汴梁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球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

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  
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  
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羣  
臣內掣侮天子蕢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  
王之治也立默無爲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凝日  
用于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  
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負乎其不  
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漫微自

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  
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  
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  
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戾災旱竟歲播植愆  
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  
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  
源也期于變化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頌條而干禁  
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  
訛成蠹其擇官躋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

鑑  
音戾

昌平外志 卷六 三  
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  
煩于令而鮮于治思所以究此繆鑑致之洽平茲心  
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仁啓宿憤冀  
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  
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  
富庶之所急何施革于前弊何澤惠于下土何修而  
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可充推之本源著于條對至  
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于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于  
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

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蕢對曰臣誠不佞有正  
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  
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  
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祆言之罪  
無所悔况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  
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于  
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  
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  
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立

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  
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  
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  
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  
厲宵衣旰食宜緇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  
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  
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  
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  
和在遂性以導之揀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

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尙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  
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  
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  
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  
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  
禮則恥格安有不行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  
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  
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  
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



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如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

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于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緹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

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閒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

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闞弒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

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詣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

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

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旣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

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捄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得治其前，當治于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

者嘗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

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

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

師之教導焉故人之于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饜饕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顯于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

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  
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竝起土崩之勢憂在  
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  
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  
憤捩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  
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  
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  
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  
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

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卽位憂勤兆  
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  
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  
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  
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  
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  
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  
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  
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

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正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

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于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氣應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甯



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揀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

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尙繇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

侯不日而葵邱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  
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  
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  
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  
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  
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  
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閒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  
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  
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

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  
復古制不發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  
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  
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  
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姦凶而詐足  
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  
里羈繼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  
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  
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

臣平外志 卷之二  
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  
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  
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天子而達諸  
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  
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  
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  
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也臣以爲刺史之  
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  
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御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

將校會更戰陳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  
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卽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  
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  
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于私室則無蕩  
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  
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  
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于前矣臣前所謂  
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  
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

皇平外志 卷六  
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僂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于地下

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旣言之矣若乃流下士之惠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搖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

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閭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言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厲。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鼂董而畏中官。耽暱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

府參軍事李邵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于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

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蕢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蕢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蕢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柰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蕢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願不美哉。帝不納。卽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蕢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

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蕢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蕢。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蕢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闔弒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興。位宰相。以謀敗。皆爲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蕢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

朱身死異土之句  
去華死於今廣西  
矣

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  
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  
幾喪使蕢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甯殷憂多  
難遠及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于陛下  
帝感悟贈蕢右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新唐書列傳  
**案**傳內抹災早在致精神後文作在乎致精誠又  
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謹上脫臣字又臣聞堯  
禹之為君當是堯舜又臣前謂博延羣彥謂上脫  
所字



